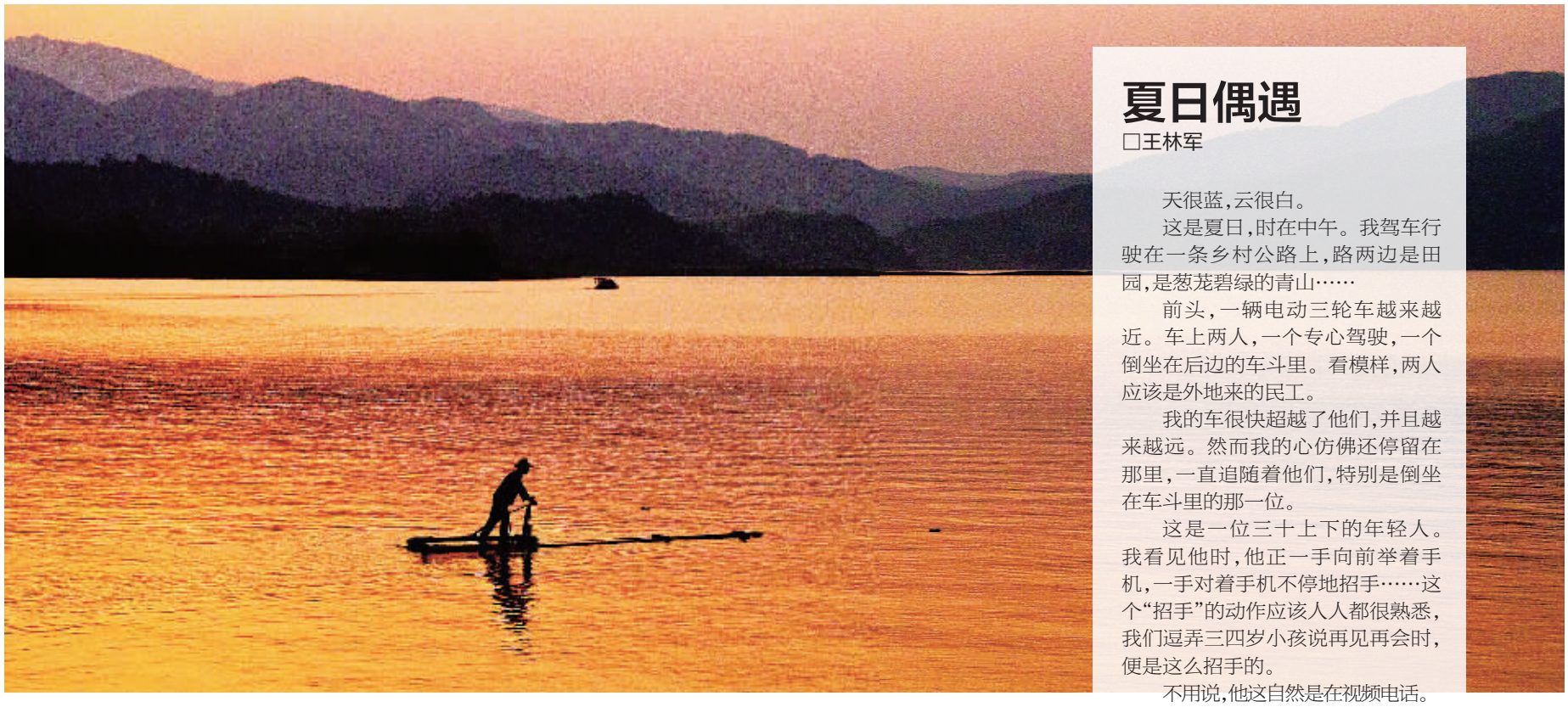

夏日偶遇

□王林军

天很蓝，云很白。

这是夏日，时在中午。我驾车行驶在一条乡村公路上，路两边是田园，是葱茏碧绿的青山……

前头，一辆电动三轮车越来越近。车上两人，一个专心驾驶，一个倒坐在后边的车斗里。看模样，两人应该是外地来的民工。

我的车很快超越了他们，并且越来越远。然而我的心仿佛还停留在那里，一直追随着他们，特别是倒坐在车斗里的那一位。

这是一位三十上下的年轻人。我看见他时，他正一手向前举着手机，一手对着手机不停地招手……这个“招手”的动作应该人人都很熟悉，我们逗弄三四岁小孩说再见再会时，便是这么招手的。

不用说，他这自然是在视频电话。

我猜想，这位年轻的民工，当他坐上电动三轮车的车头，在这打工的间隙，心里不自禁地想起了妻儿。也许，他的妻儿随他也来到了这里，但他的心里依然时时刻刻都装着他们；也许，他的妻儿还留守在老家，那他对他们的思念自然更加强烈。

一想到妻儿，他便顾不上打工生活的苦累，顾不上头顶夏日中午毒辣的日头，掏出手机就和自己的妻子打起了视频电话。

他们的小孩，也许还只能在妈妈的怀里，正牙牙学语，也许已能摇摇晃晃地走路，并能甜甜、脆脆地喊他一声爸爸——总之，那一刻，通过视频，他正逗弄着自己的孩子。让孩子喊他爸爸，让孩子和他招手……

蓝天白云，绿田青山。尽管路两边的风光很是养眼，但天气的炎热，即便我坐在车里开着空调，也能感知得到。可这位年轻的丈夫和父亲，却是那么专注、那么忘情，全身心地投入在和自己妻儿的视频对话中，仿佛已忘了苦累，忘了炎热，忘了身外的世界。他洋溢在脸上的笑容，仿佛比头顶的阳光还要热情，还要灿烂，这种发自内心的欢喜，想挡挡不住，想遮遮不了，让他瞬间自带了一份别样的光彩。这光彩，不但照亮他自己，也能照亮别人。

这不，从我看到他，到我驾车超过他乘坐的电动三轮车，也就短短一两分钟的时间。但正是他对着手机招手的动作以及专注忘情的神态吸引了我，而他满溢在脸上的幸福温暖的欢笑，更是在不知不觉中深深地感染着我……

于这炎炎苦夏，它犹如一股清泉注入我的心田，清清凉凉，甘甘甜甜。让我感觉车窗外的天又蓝了一些，云更白了几分，天地清明，万物可亲。

我想，只要心有所寄，情有所归，生活哪怕再苦再累，人间也是温暖而值得的。

随军的日子

□朱宝珠

做军人妻子，须学会等待和期盼，总有时日，能共撑蓝天，共享明月。

1982年暑假，在经历了十年的夫妻分居后，我随军了，工作也调到部队驻地附近的学校。我住的楼有十户人家，分别来自陕西、山西、河北、安徽、福建、江苏……可谓五湖四海。楼上楼下的邻居嫂子，大多来自农村。随军前，她们在老家种庄稼、种菜蔬、喂猪养羊。随军后依然勤劳能干，手脚闲不住。

丈夫服役的部队驻地在郊区，倚山濒江，家属楼周围空地多，部队领导关心部下，给每家划块菜田，分一间鸡舍，既可改善生活，也可活动筋骨。除我家外，家家楼前的菜地四季披绿，楼后鸡舍母鸡成群。

平日里，嫂子们最爱听此起彼伏的母鸡“咯咯咯咯哎”声，随时迈着轻盈的脚步，去自家鸡窝收获鸡蛋，愉悦地与邻家比照蛋的个头。可也有糟心的，因鸡舍远离住所，竟几次横遭黄鼠狼偷袭，生蛋鸡被活活咬死。虽恨得咬牙切齿，却无法对付狡诈的黄鼠狼，只得“亡鸡补牢”，加固鸡舍。

来自大江南北的随军家属，种上各自家乡特有的蔬果，让人开眼界长见识。有个夏天，楼下嫂子送我几个青里透黄、全身长疙瘩、两头尖尖的“瓜”。按嫂子叮嘱炒“瓜”，一尝，咋介苦？放大勺的糖调味，还是苦。当时我不认识苦瓜，也不知来自南方的此物，吃的就是这苦味。

看邻居的菜田年年丰收，很想试试身手，当即买来锄头，向邻居讨来茄子秧和葫芦苗种上了。只浇过几次水，施过一次肥，也没出过多少汗水，不料种下的蔬果生机勃勃，长势迅猛。茄子结得那个欢啊，天天摘，摘不完，葫芦瓜则吊满棚架。种菜种瓜是行家里手的嫂子，不无惊讶地感慨：“你咋种得这么好啊！”其实是歪打正着，赶巧了。原因是我家菜地一直荒芜着，对茄子、葫芦来说，“生地”肥力足，种啥都能茁壮生长。

那个夏天，餐桌上油焖茄、肉末茄、冷拌茄不断，实在吃腻了。来自酱菜之乡的孟奶奶，教我制作茄子酱菜。她把洗净的茄子放进盆里，双手反复揉搓，直到茄子软了、干瘪了，再放入甏里腌制。原来茄子也能做酱菜，以前从没见过谁家生腌茄子。

温州差不多年年都是台风的光顾地，军嫂成了编外的抗台“老兵”。每次气象预报强台风要登陆，部队立即命令舰艇进避风港防台。家家男人夹着铺盖和洗漱用具急急奔向军港码头，或赶向值班岗位抗台去了。整个家属楼，只有女人和孩子留守。

夜里强台风袭击温州。疯狂的台风像头凶猛的野兽，拼命噬咬着外墙、门窗。“咣当，咣当”，刺耳的窗玻璃破碎声四起；呼呼的风声，夹杂着噼里啪啦的暴雨声，十分骇人，令人心悸。年幼的儿子惊恐地依偎着我。此时，与台风较量的唯一办法是关严所有门窗，不让气流在室内外形成对流。下半夜，风雨更猛烈了，住四楼五楼的，感觉房子在剧烈颤动，急忙逃到一楼。肆虐了整整一夜的台风，破坏性极大。楼道的窗玻璃全被刮碎，木窗框架断裂，家属楼一片狼藉。最惨的是村民新盖的楼房，因没来得及装上窗玻璃，台风在室内恣意穿行扫荡，刮倒四面大墙，新房成了废墟。

随军十多年，明白了军嫂情是什么？是朋友，却更胜于朋友。1990年深秋，婆婆病危，丈夫与我急忙赶往宁波探望。谁知住校读书的儿子中途放假，家进不了，儿子就在五楼田嫂家吃住一星期。儿子以为父母所托付，而我们压根不知儿子放假的事。后来也常与田嫂相遇，她一句都没提起。直到近年，儿子去温州参加同学会，偶然说起在田嫂家吃山西大碗面的趣事，才知此事。丈夫去电话致谢，可田嫂说：“有这事吗？早忘了。”可知当年，嫂子把我家孩子当自家的孩子看待。

丈夫转业多年，我依然怀念随军的日子。忘不了台风夜守家护儿的惊吓，忘不了出海丈夫归来的欣喜，更忘不了与嫂子们结下的真挚友情。想起这些，心头总有无尽的思念和温暖。

总第7114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社址/宁波市宁东路901号广告部电话/87348429发行咨询电话/87685669 87682340定价/每月30元零售/每份1元邮发代号/31—84
印刷/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/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、胡力明律师 地址/宁波市高新区扬帆路999弄研发园B区1幢8楼 电话/87298700 宁报集团职业道德投诉/87654321